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六

明　劍南張岱著

逆黨列傳總論

月令曰、時至春仲、則鷹化為鳩、時至秋仲、則鳩化為鷹、氣以天旋、物繇時改、趨盛去衰、固其理也、孟嘗君去相位、恨客不至、復拜齊相、則客又填門、孟嘗君欲痛絕之、馮驩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君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

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君子知此則可以定黨人之案矣魏忠賢一手障天以泰山壓卵之勢逆之者輒糜人當其時一繇正道則死辱隨之智士達人如欲苟全性命雖剛介之性亦不得不出於委蛇而況彼伊阿猥瑣者乎時當丙寅魏璫政盛余猶記先帝在信邸時亦稱頌上公疏凡三上倘以此疏置之逆案則　先帝亦應在頌美之列而今乃洗垢索

瘢苛以論人而恕以自責則　先帝亦不情甚矣故余謂人至不幸生而爲此時之黨人亦不可概責其黨但當於入黨之中取而分別其甚與不甚如虎彪之以殺人媚人贊導之以並尊耦帝劉志選之欲動搖中宮徐大化之欲興起大獄頌美者惟恐其不爲天子祠祀者妄擬其即是聖人則是同一入黨之人而黨之中又有此數等之人則尤可痛恨者也故余於逆案之中條分縷析在十去七亦猶之以六等定罪

之意、昭雪之不得、猶思末減、末減之不得、尚欲原情、蓋余欲於三宥之中、勉存皋道、寔不欲於八議之外、妄用深文也、後之觀斯傳者、明余此意、則鐵樹刀山、應化作青蓮甘露矣、

五虎

崔呈秀薊州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厥罪磔、爰書曰、負國忘親、通內竊柄、究謀立贊、黨禍首開、佐逆罪魁、戮屍猶幸

吳淳夫、晉江人、繇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厥罪碑、爰書曰、浼奸還扶、附逆建祠、推債帥分賄酬恩、縱姻弁表師貽患、九遷稔惡、一辟明刑、

倪文煥、江都人、繇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卿、繇河南道御史、厥罪碑、爰書曰、拜逆為父、嫉忠若讐、奸黨無詞、上刑非枉、

田吉、河間人、繇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厥罪碑、爰書曰、擂目內轉、躐加尚書、竊勢鬻官、擬辟允協、

李夔龍、南安人、繇萬曆庚戌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厥罪辟、爰書曰、夤緣線索、起據銓衡、附奸伐異、黨同媚逆、望風承旨、幾釀清流之禍、何辭兩觀之誅

石匱書曰、先帝嘗連年殺大司馬、有市井曰、一日殺一兵部尚書、則人未必肯做、若一月殺一兵部尚書、則人還肯做、夫崔呈秀戴尚書頭且一年有奇、其冀寔勝市井、而至其伏繯之日、愛骨董不捨、愛麗妾不、

捨而欲其捨此一頭則又千算萬算所不肯即捨者也天下人肯捨此頭則何事不可做而以此好頭顱輕擲於刑餘則又不可解者矣

五彪

田爾耕北直人以世蔭為錦衣衛掌堂指揮使厥罪辟爰書曰侍衛近臣朋比首逆寃斃多命死有餘辜

許顯純河南人以世蔭為北鎮撫司理刑千戶厥罪辟爰書曰詔獄酷刑逆奸授意寃斃忠諫罔正典刑

崔應元、薊州人、以世廕為北鎮撫司貼堂千戶、厥罪辟、爰書曰、北司貼刑、迎合逆璫、索賍戕命、擬辟無苛

孫雲鶴、北直人、以世廕為鎮撫司理刑千戶、厥罪辟、爰書曰、理刑阿逆、驟列官銜、寃命宜償、大辟非枉

楊寰、薊州人、以世廕為鎮撫司理刑千戶、厥罪戍、爰書曰、用刑酷烈、殺害多人、應正典刑、戍死為幸

石匱書曰、絳侯周勃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公侯將相、一入廷尉、其性命制於獄吏、況今之詔

獄、尤其酷烈者哉、許顯純崔應元、一鬨門走卒耳、綱羅煅煉殺縉紳如兒戲、此時豈尚有天日乎、余嘗凝想石孝忠拉殺一吏、反得上見天子、與其死于纍纍幽圄之中、孰若碎首堦墀之為快也、何諸君子見不及此也、

動搖中宮

劉志選慈谿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順天府丞、厥罪碎、爰書曰、傾搖母后、驅逐戚臣、罵母之律、尚寬通

内之誅難逭

梁夢環順德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兼河南道御史厥罪辟爰書曰與劉志選併力合謀情罪惟均律法宜正

石匱書曰中宮與志選何仇必欲殺之且殺之至再至三也紀綱滅獲荷校死者二十餘人泰康之命亦懸之呼吸矣志選不過謂殺一泰康則可寔其名曰叛則中宮可殺信邸亦可殺也非王體乾之一言則大

獄幾興、望夷之禍、且絕於胡亥矣、劉志選之辣手、其可輕試乎哉、

傾心贊導

徐大化、會稽人、繇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厥罪戍、爰書曰、陰拱元兇、顯為戎首、魏廣微始禍、原與衮謀、楊漣等㤗寃、更多主使

曹欽程、彭澤人、繇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厥罪辟、爰書曰、媚逆竊權、張威納賄、報復代柰正類、

削奪竟至殞生佗使殺人情法允協

孫杰錢塘人繇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厥罪城旦爰書曰首劾劉一燝再劾周嘉謨給事白還尚書躐級剪忌已見楊漣疏內附璫遂與崔逆齊名

陳爾翼山陰人繇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兼吏都給事中厥罪城旦爰書曰頌逆有內外諸臣心㡬臣之心等語薦崔呈秀為本兵請五城邏東林餘孽

李魯生、霑化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兼兵科給事中、厥罪戍、爰書曰倡執中宅中之說爲二魏解嘲、凡致人媚人之竟、皆一言流毒、至攻周起元一着、猶勝頌首惡十本、

霍惟華、東光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厥罪戍、爰書曰主持三案、羅織多人、霍魏忠賢敘功疏云、茅生尚覺其輕、霍良卿加九級至太師尚餘一級助逆顯著、閃爍何爲、

李蕃、日炤人、繇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兼廣東道御史、厥罪城旦、爰書曰、師友朋比、合謀參劾、鄉其代草、望門投拜、入傳為四姓奴、建祠諛頌、至呼為九千歲、

卿輔忠、定海人、繇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厥罪城旦、爰書曰、府丞驟躐尚書、攻擊鄉其、指使藩封本有四監體悉、歐臣節制、俾臣得行其事等語、

張訥、山東保寧人、繇萬曆丙辰進士、官至浙江道御

史、厥罪戍、爰書曰、首叅趙南星戍死善類株連即推兄張樸巡撫、淵示酬報、桐封迫逐、似贊陰謀、

郭鞏、遼安人、繇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厥罪城旦、爰書曰、為魏忠賢首叅之仇、致周宗建有逮死之慘、亞卿蹤轉、通內可知

徐兆魁、東莞人、繇萬曆丙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厥罪城旦、爰書曰、惠世揚顧大章誣案、皆其在刑部時所成、詛呪一招、璫名併列

孫之獬、淄川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侍講、厥罪城旦、爰書曰、中崔鐸嘖有人言、哭要典大貽唉笑、之獬仕鹵、為江西招撫、時江南尚未薙髮、之獬言滿漢異制、則心不趨一、即行天下傴勒薙頭、山東民變、縛之獬父子於麓譙、臠割之、

薛貞、韓城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厥罪辟、爰書曰、執法無關、媚奸有跡、劉鐸一案、已足抵償、

石匱書曰、彪虎諸人、與逆璫同起艸莽、至封尚公賜

九錫、而氣亦稍緩、若夫贊導諸人、則後來生力兵也、層氷為積水所成、積水會微層氷亦凜、蓋又變其本而加厲矣、迨逆璫事敗、而常恨不聽徐大化陳爾翼之言、且切齒曰、吾秀[illegible]我、則其所害所誤、必有所著矣、余惟親見贊導諸人、而反不得不思彪虎矣、悲夫、

頌美

周應秋金壇人、繇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厥罪成、爰書曰、稱頌三十九本題請公侯伯誥、改武蔭

為文蔭、借推人以處人逆孽封公本、有厭臣心存浴日志切補天、亟進尚公之典永堅帶勵之盟、等語、

郭允厚、曹州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厭罪城旦、爰書曰、題覆稱頌四十疏請逆封庄田祿米六本頌有達聰明居高聽卑、及安即安社稷之安、平非平一方之平等語、

薛鳳翔、濵州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厭罪城旦、爰書曰、題覆稱頌四十七本請給逆封第宅

鐵券四疏、首叙廠臣偉績本有勞著大功、勲高社稷
既錫通侯之爵、允膺第宅之封、等語、
孫國楨、慈谿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登萊巡撫副
都御史、廠罪城旦爰書曰撫登稱頌二疏有聖主沖
興、明良會合、廠臣忠誠貫天地、勇略震華夷等語、又
廠臣擎天臣手、翊運真才、内臣一腔忠義、四應才鋒
等語、
馮嘉會、河間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總督宣大兵

部尚書、厥罪城旦爰書曰、部務請囑多狥、稱頌十有
六疏、覆劉應坤本有廠臣精忠體國、天志籌邊旣荷
特達之知、必蒙破格之眷、等語、
安伸、淄川人、繇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兼
河南道御史厥罪城旦爰書曰按差已滿、留金助祠、
頌本有天眷聖明、賫心膂以贊內外、臣衙門已有公
疏、不能自陳幷曝之忱等語、
張我續、邯鄲人、繇萬曆庚辰進士、官至戸部左侍郎、

厥罪城旦、爰書曰、軍餉中旨關鎖黃緣薦起戶侍、助工諭萬、餽內有徵、頌本有心膂重臣公忠謀國嫉邪扶正、世留清明等語、罪有定評、餉宜嚴勘

劉徽、清苑人、繇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厥罪城旦、爰書曰稱頌十一本、誣房可壯、樊尚燝盜贓、忝能廷撥懸贓百萬、頌本有廠臣幹國精忠、盡心籌畫、三戰三捷奏以膚功等語、

秦士文、蒙陰人、繇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

厥罪城旦、髮書曰、祠頌七疏、餽器鏤名、頌本有業赫

聖明之怒、昭上公之功等語、葛九思薦士文忠誠天

授、敏捷飈飛、

郭尚友、濰縣人、係萬曆辛丑進士、官至總督漕運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厥罪城旦、髮書曰、纖撫報南星恨

總漕建贍德祠、神功參天地、本有厥臣掃逆、如雷如

霆、翼正為雨為露、弘德無涯、大功無並、等語

郭士望、蘄水人、係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四川參政、厥

罪城旦、爰書曰、直陳東林陷害本、有厰臣魏上公、轉陰霾日月、為光朗乾坤、臣何幸遭逢明良盛世等語、恭南居益魏大中等、又自稱曾經崔呈秀特薦、石匱書曰、稱頌安漢公、至四十八萬人、其人雖多、其詞則一、所謂萬口一詞也、若周應秋之三十九本、薛鳳翔之四十七本、則是一口而萬其詞矣、無論其心計周詳、學問淵博、即其口給之才、亦可謂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矣、王季重不解念佛戒佛、謂徒事聒

噪、余謂歡喜讚嘆、則立地成佛、然則稱頌亦作佛事也、

建祠

閻鳴泰清苑人、繇萬曆戊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厥罪戍、爰書曰畿輔三鎮、請建七祠、即云會題、何不少避形跡、人心依歸、天心向順、輒形章奏、豈得盡委呈詳、

劉詔杞縣人、繇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厥

罪辟、爰書曰、媚首亮、疊建生祠、悉遵臣、幾至死地跡

昭附逆、罪蔽冠軍、

潘汝禎、桐城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巡撫浙江都

御史、厥罪戍、爰書曰、交結織監、潛通內建首建逆祠、

尤為首禍、俯順輿情、本有斂臣心動國恤念切民安

等語、

朱童蒙、萊蕪人、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巡撫延綏右

都御史、厥罪城旦、爰書曰、建祠佐逆毋死奪情頌本

有厥臣赤心報君訏謨定國俎豆兼軍旅之學墨縗治征討之功等語

曹思誠景州人繇萬曆甲辰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厥罪城旦爰書曰河間醵金建祠要津摧折善類辭思本有赤心報國殫力圖度費省功倍之親臣等語

毛一鷺遂安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左侍郎厥罪城旦爰書曰蘇州同王珙建祠被建周順昌

激變、

李精白、潁州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户部尚書、厥罪城旦、爰書曰、東省三祠、諛頌六疏、元輔功高普被本、有廠臣孤貞報主、殫力匡時、挈魁柄以還至尊、掃浮雲而開九照、傳聞頌聯、有至聖至神、多福多壽等語、

張樸、保寧人、萬曆戊戌進士、官至南京户部尚書、厥罪城旦、爰書曰、建四祠、頌十二本、有皇天鼎億萬

載靈長之祚上公特應五百年名世之期、又天啓明
良又内鎮清忠元臣指授、等語
孫如洌、餘姚人以世蔭爲錦衣衛指揮僉事、厥罪辟、
爰書曰、京祠首建諛頌不倫朋奸騙贓、辟刑允當、
陸萬齡北直人國子監生、厥罪辟、爰書曰、創祠國
學侮聖媚奸名教罪魁極刑莫貸、
石贊書曰、魏黨祠徧天下、不特官竭帑藏、民竭賦徭、
即朝廷所賜祠額重至沓出、韻山字海、亦搜括盡矣、

迺不移時而嶢榭雲棨、鞠為茂草、請祠之疏、與建祠之官、彰彰具在、不可復泯、則是以彼須臾爭我千古也、嗚呼、祠哉人哉、

反覆

楊維垣、文登人、繇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兼雲南道御史、厥罪戍、爰書曰、王紀叅客魏徐大化出疏擠排、大化殺周朝瑞、顧大章嗾使代劾、至叅崔奸疏中、猶為魏逆稱頌、欲更別局、兼示酬恩、

賈繼春、新鄉人、繇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左僉都御史、厥罪城旦、爰書曰、保護選侍、藉發難端、四罪一疏、得罪公論、出處占望、反覆無恒、

石匱書曰、鳩化為鷹、鷹化為鳩、其改換甚速、然鳩形雖具、鷹眼猶存、識者猶訾其不善變也、楊維垣賈繼春以魏黨而復攻魏黨、非倪元璐之出、其故面儼然為朝陽之鳴鳳矣、厥後鐵案既成、首叔難洗、若維垣者、不忠於朝廷、又不忠於魏黨、則又彪虎諸人所羞

與為伍者矣

另傳

馮銓、涿州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厥罪城旦、爰書曰、父雖徇與內通、到閣日而協贊門生密友、代嘹喤人、要典主持、尤為罪案、傳閣揭救周宗建等、又分遣中使時、曾有阻止、積怨莫贖、末減可需、

魏廣微、南樂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少師、建極殿

大學士厥罪成爰書曰失儀忿劾因合內謀小票潛通中旨矯借害正同而福國秉柄至於不收

顧秉謙崑山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少傅文淵閣大學士厥罪城旦爰書曰天啓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主票中閒止遵內鎭徼有規陳乃刑賞僭濫一無匡正褒綸輕褻阿逆何辭聖明有頑鈍依附有負先帝付託之旨允是定評

李三才天津衛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總督漕運

右副都御史已經削奪厥罪成爰書曰建祠孝陵前主使有人代奏宐罪

阮大鋮懷寧人孫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光祿寺卿厥罪城旦爰書曰因楊漣有叩馬獻策之語報復有楊左魏大中之參至合算七年一疏尤為璫逆巧護餙嘲

右覆書曰既為黨人而傳又列於黨人之外者以其惡不止於黨人也傳在黨外而名又列於黨人之中

者、以其惡不離於黨人也、魏廣微、顧秉謙、庸〻固無足數、馮銓欲掀翻逆案、而投誠闖賊、阮大鋮欲報復東林、而迎立弘光、大明天下一敗塗地、則是明天下之亡、猶亡於魏黨也、魏黨之毆、豈不烈哉、

石匱書曰、使東林而盡君子也、則魏黨真不勝誅矣、余見新朝官藉強半皆東林表〻之人、而逆黨中之蒙面事佗者、反屈指可盡也、日蝕中天、狐狸晝嘯、人之足以錮黨、而黨之不足以錮人、蓋已明矣、余故別

魏黨一傳凡二百五十二人今僅存其五分之一蓋謂事仇之罪浮於逆黨賢者既已如此不肖者何足深責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七

明　劍南張　岱

循吏列傳總論

我明之制，在外無久任之官，大吏三年報績，小吏六年考成，資格一滿，鮮䗖遷去，故凡貪官污吏，以歲月計之，用以遂其貪饕，填其谿壑者，尚且不足，安望其福我蒼生，蠹我國計乎，故居官者，如覔旅之人，因中過市，㿽（盥）漱（嗽）郵婦，無怪其視官衙如傳舍，棄地方如敝

屣也、後如劉綱之任寧州、三十四載、黃福之任交趾、十有九載、周忱之任江南、二十有二載、皆出異數、而周忱之料理、如老嫗之治家、瑩瑩數米、井井有條、其所用餘米補綴度支、民不加賦而國用自饒、使不久任之官能有是乎、故古來循吏、如子產之在鄭國、身為華相竭一生之精力、為之治鄭二十六年而死、其謀國久而得民深、身死之後、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其深仁厚澤、民之愛戴、若

北、而今乃欲以流風善政責之僑居傳鄒之人、燕人
視越、漢不關心、而欲其謀之盡善、有是理哉、

循吏列傳

方克勤寧海人、元季亂、部穀隱山谷中、國初被徵、辭
索之急、起家為濟寧府知府、比至官、引耆耋坐語、訊
得失、即學官狀、孔子廟堂頹圮、聘賢者為撤浮屠氏
以葺廟、社各立學、〻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至千人、
始有詔民開廢閒田者聽、閱三歲乃税、吏徵迫功、不

俟期蠲歛之、優以田定科、録民盗惰且散克勤奉詔

盗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定簡書、列丁産爲上中下

三等：析爲三、有徵發視差等、胥吏不得並緣爲奸、

歲暮轉戎衣于燕、時令役民册者罪死、他郡用牛車、

天雨雪、牛僵死、破産十八九、民請以册就役、僚吏曰

誰當死、克勤曰吾死、吾知便民而已、裁以册行省、義之、

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儕中貴勢當暑役

民爲餘、民不得田、哀號赴役、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焉

用二千石爲察聞之中書即日詔寵從五年秋隣境

蝗、克勤聞即禱懇輟食、稽首顙天、迨夜聞空中覺、

聲、燭之、乃飛蝗蔽天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皆

拏、小事諭遣之、不留業牘、無獄狴犴日省錄無久淹、

每秋成即移文與民期日輸倉案聽民槩斛不遣吏

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皆濟海水陸

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悲愁、每徵發必以時、澄下一

信符致民、民得并力耕桑、不聞徵索、初赴官戶僅三

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垌、郡故以葦圍峙糧屢火災教民為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為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塡燕官吏索糧弱甚急克勤供億靡缺、一軍稱能承嗣侯朱克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勒民夫五千決河否則論其軍法、克勤泣禱于天、及夜遂雨、河漲數尺、克勤為政府、廷不陳杻械懸箠鞭撻間

示異刑罰、奏六歲績、、最、錫燕賞、還郡。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蜀吏程貢所構、詔御史廉按、御史悍失出、重峻治之、以用倉中炭當就逮、民數千人號呼塡道、隨行百餘里、子孝孺上書致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克勤孝友倫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子進二木瓜、笞而卻之、同列以事奪祿、旦夕

延共食會飲醉投案大詬去禮待之益恭乃酒醒來謝克勤陽為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慎盡所為植必白之天期無愧怍不渝常稱之為古君子石曆書曰方正學文子俱以徵辟起家而文為循良子為忠節亦何負於國哉而子孫朝擯格不行何邪乃克勤視民如子禱蝗蝗從禱水水至天與人歸而卒不免於屬吏之搆橐空如洗援救無人廉吏可為而不可為也不誠然哉

謝士元閩長樂人舉進士爲户曹郎知建昌府先是
吏治多姑息民好嚚訟始視事訟者懷牒盈治門立
發摘數奸訟爲衰止郡有所軍與民居錯盜竊夕數
發軍官入賂庇不捕士元採它事把持之勒捕盜盜
無所伏乃大新學宮聚古書製禮器樂器課士遵行
之士以有造郡民高年有行誼者延見諏民隱賜詩
留晏降禮禮之向城民有得石佛蒙腐鼠棲之屋脊
郡鵲去來禳之衆遺以爲神爭事之碎之廷而止有

妖憑女巫腹言禍福如響曰靈哥士元命召之妖曰吾畏謝公吾去女巫遂如常秩滿郡氏詣闕請留陞從三品俸仍舊官以憂去補廣信永平乃以右參政分司東川婺東鄉逋為盜剽劫議從縣士元曰有險不害無險雖遠能自保乎檄縣因舊城寬之浚其隍而捕殺盜數百人縣得不徙建風土剽悍每相仇殺吏憚慴觀望郎稍誰何之輒攻剽於道士元行部廉得其豪魁引繩根治之建始帖然吐蕃大娃小娃二

種相結歡擾邊未幾士元曰兆其幾吾不可以寬乃行遣諸亭障嚴斥候選軍實以俟之南來獻奏惟徐行以文告宣諭南散去羅遣儲侍隱聚十三萬有奇以紓遣屬飢民流徙為廣宅十餘區處之為粥食之藥病瘵死給歸者符傳食遣其處日夜規畫所全活數萬人因茶政布政使至巡撫在蜀者八年全蜀載之後數年嘗行道達昌建昌民空巷出迓至擁輿不得行父老攜牛酒米饋者數十里不絕石僖書同謝

士元發奸摘伏、拱盜如神即鬼怪猶且畏之、而況於人乎、總之戎狄豺狼盜賊婦寺尚未罔兩何人於幽暗而避人於陽明、士元以光明待鬼神、以儲倫待盜賊以脩繕待罔妖明切昭著揭以示人、而拯妄竊發、有不退藏解散也哉、

别綱為州人生而孝友敦確有幹局初為縣得陝延安府之府谷政教兼舉頌聲大著遷陝寧州綱始為府谷故尚威名及遷寧以久敝之地用俗為治教民

播種之方詩書之訓均賦役置屯田蘭兵練武不寄絕墨廢墮與振以內艱去代者已至民詣闕奏留成祖別用代者令綱起復秉傳復往綱益慎獄輕罰民不忍犯州有龍尾湫時出光怪遠近以為妖綱祠其光動手時之應天而藏浅其水巨黿也一日行野中值横石為矼馬驚不度歸視之則范仲淹所撰狄仁傑碑文即起豎之立祠札狄人稱異政後丁外艱考績者數皆以州人奏留仁宗朝特賜璽書褒異及四

品章服嘗至京師上覲勞問勞以酒饌時人榮之英宗朝以老乞休章數上得致仕年七十矣綱三十一而登進士三十三而為縣三十六而為州七十而致仕居寧三十四年去寧之日哭聲振野寧舊有六居子祠祀狄仁傑以下嘗為刺史者至是生祀綱其中改曰七居子祠綱家居十餘年年八十四卒寧民遺閭里至至其卒也多裹糧致弔若明興以來為州之久得民之深無綱如也綱有子為舉懷才抱德不起

綵字弘治間爲大學士贈綱如字官石僊書同、今之爲州縣者、矜其資格、莫不以銓諫自待、而人亦莫不以銓諫待之、則州縣其傳舍耳、六年任滿、苟不銓諫、亦儳焉不能終日矣、劉綱爲州守三十四年、揄其資格如許之久、可錄銓諫以至宮保、而區區州守、遂終其身、爲綱計甚拙、然而綱之同資銓諫宮保不知凡幾、皆泯泯無聞、而綱以州守獨傳之循吏、則彼高官顯爵、其可與綱爭千古哉、

黃福昌邑人鄉貢士為項城主簿改清源有惠政遷金吾前衛知事陞龍驤衛經歷洪武中上書論大計太祖奇其才超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後李景隆指福為齊黃黨福厲聲言臣罪固應死但目為奸黨則臣心不服　文皇帝不問復其官尋轉左逾月陞尚書永樂三年都御史陳瑛劾福不恤工匠改北京刑部尚書四年征交阯福及大理卿陳洽轉軍餉既郡縣交阯福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事福視民如子勞來

安輯躬勤不倦又戒郡邑吏專意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除書並宜寬簡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重罪兵民感悅夷蠻欣附中官馬騏怙恩肆虐誣福有異志　文皇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也不問　獻陵即位召還曰卿老成人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福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攜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九年騏激交趾反時洽以兵部尚書代福累奏乞福還撫交人會福持節出

封親藩即日召還勅曰卿遺愛在交〻人思卿〻強為朕再行昔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〻亦不欲遠卿煩遐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藩國事比至柳總兵敗死福亦被賊執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餽白金餱粮肩輿衛送出境至龍州偏畫取賊道歸官還京為行在工部尚書四年與平江伯計漕事五年福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

省漕卒下行在户兵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便
事竟不行七年宣帝宫中覽福言漕事便宜書福
有經畧出其章示兩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
中誰倫對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今六卿中鮮
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
趾命總藩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有大臣體
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
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

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帝曰非
汝不聞北京兩楊曰南京根本重地　先帝以儲宮
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　帝曰
然明旦遂命吏部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兵部
尚書裕陵即位加少保叅贊機務留都有文臣叅贊
機務自福始福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襄城伯亦敬
信福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福不出一語或以為言
福曰體當如事且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時以福識

復設提學憲臣　正統五年卒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
福性鯁直不阿憂國之心老而彌篤初宣德時召用
舊人命福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棊曰臣不諳閒
何以不能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
事所以不能　帝意不樂居數日勅黃福年老不煩
以政特任南京戶部優閒寔疎之也福始終居官不
營華靡俸賜分贍姻族屬纊之日室無百緡石匱書
曰新造之邦下氏新附非以寬簡之收潛心實服則

反側之民，鮮有不變。黄忠宣在交趾十九年，而交人愛戴如去父母，誠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而馬騏肆虐，卒懷安南，後其能再戢乎哉，總之撤還英國，改任忠宣，皆是朝廷失着，而覆至割棄交趾，謂非職是故哉。

李隆，直隸和州人也。父濬，洪武間從征以軍功授都指揮同知。從　太宗靖難，累功進封襄城伯。隆十五嗣爵，雄傑有大材。　上深器之，每師北伐，輒命隆引兵扈從，其幾策出奇，雖老於行陣者，多讓其能。丙申，

車駕尚北京、以南京根本重地、俾隆留守、甲辰、以總兵官鎮山海、凡東地邊關、皆聽節制、未幾復還南京、隆在南京、凡十有八年、所賜勑、前後幾二百道、隆大得民心、凡缺、召還之日、百姓遮道、皆曰公去矣、吾何恃、丙寅、命率師巡邊、隆申飭守備、內外整肅、未嘗輕戮一人、居朝或有政刑疑未決、命文武大臣廷辨、隆必侃侃正言不阿、士大夫重之、閒居手不釋卷、服行古道、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

之言以貽世訓、嘗稱晉之郤縠以詩書禮樂將中軍、晉是以大、漢諸葛武侯不使有餘財以負昭烈、君子謂爲大夫晚年遂自號湛然道人石匱書曰、南京根本重地南京安則江左具安留守之任其可輕畀乎、哉、李襄城澹泊寧靜坐鎮雅俗、頗有羊叔子之風、當其召還北闕而留都黔首卧轍扳轅峴山墮淚碑有以異乎然羊叔子得之名卿而李襄城得之世胄、妹岸附注乃獲循良、不更加叔子一等哉、

周忱吉水人在唐宋元世有顯者忱永樂二年進士
成祖命選是年二十八吉士以應二十八宿忱年少
自請入學時人謂之挨宿散館改刑部主事既為越
府長史宣宗初有薦為郡守者夏吉曰此不足盡周
君五年以江南逋賦多奸胥與民相蒙為奸利使廷
薦重臣往超遷忱行在工部右侍郎總督南直隸蘇
松等處松江民并請其治鹽課從之忱至簡易治而
已先是胡槩自大理卿出為總督立法嚴峻自忱以

簡易治、民間告訐率不省、民或恚曰、公不及胡卿矣、不通我民也、忱曰、尔不當我與胡卿如何勅書也、朝廷與胡卿勅曰祛除民害、與我勅曰安撫軍民、自不同爾、滿九年轉左侍郎、正統中巡按浙江御史俞本揆以江南之賦出於田、田利在水、所以永樂中、特命大臣於蘇松嘉湖杭常六府治水勸農、今侍郎巡撫蘇松常則周忱、嘉湖杭則王愉、二人各守一方、難兼水利、忱之治浙人咸贊歎、請令兼愉所治、從之、又之陞

户部尚書、改工部、巡撫如故、忱爲人謙恭、不出口、而心計洞敏、謀慮深詳、善採衆論、凡有所爲、必咨之細民父老、及守令乃決、其巡撫江南、自侍郎加官至尚書、凡歷二十有二年、中兩遭喪、皆奪情視事、忱廣大平易、治郎官吏有侵盜、率不問、即客有介朝士來者、人〻並得其懽心、至應接無虛日、始　高皇帝怒吳後服、吳平後、即籍富家田記爲賦額、用是吳賦重天下、忱至蘇閱積逋至七百九十餘萬、松常亦然、驚閱

父老、皆云大戶不肯加耗糧長藉遠運京師、三倍賦民、取羨自與、斗斛無度而收聚其私家恣為出筭以奈、得減賦八十餘萬、乃令大小戶耗如一烙鐵斛落諸縣、立便民倉水次推糧長一人總之曰無聚糧私家、聚私家者負所繇也、則戶給繇帖、書其歲數而示之民上閘時自持帖往閘設糧頭閘戶一人相覺察、官為收納、糧長追呼而已、更立撥運綱運二簿籍記之支撥有羨、名曰餘米、積年倍多、則所徵倍減、又之下諸縣

各造倉一、同濟農、舉其餘積爲、農人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出賑貸之、春時驗田種多寡爲貸限、秋成隨糧還官、凶則緩之、不還者、籍記不復貸、故軍民運糧相半、而民尤苦、軍運分長短中三等、長運於淮、中運於徐、短運於臨清、所領米一平一鋭、皆官爲具淺船、民運則自行僦船、直抵京通倉、正糧一石、須平米二石、船錢一石、經歲往返、多失農月、忱與平江伯陳瑄議奏、罷淮徐臨清三倉、支米轉運之法、悉令對

船交兌於淮瓜等處兌淮安平米石加五兌瓜州之
外平米手加五軍當運糧有未及過江者聽即兌於
吳中雖渡江包米之費瑣細皆有區處軍民便焉忱
回兌糧江邊所兌船未即至守水次矢無風乎更於
瓜洲岸東淺二港〻次立便民倉每季秋運米貯倉
及冬初漕舟泊船受兌率無敢越次漕令以爲規忱
善絜短覩長就利擇便人財無所勞費功集而事信
轉搬如流水故其法可久行忱常言民歲運兩京馬

草貴不貲草至多敗爛請但折納銀數既至可以召商收買何致草千束所費數百金自恍爲之數十金而已恍復言北京公侯祿米例皆江南諸府輸之南京使自來受臣所治蘇松常三府當輸百萬率六斗致一石南京之與三府所去幾何若令自來三府可省六十萬石費又北京公侯受米於南京無所用之率出俸帖粥人米七八石一金而已若准收金花銀每一金當米四石詔悉從之恍又言嘉定崑山等處

折納官布舊例疋當糧一石官收率加重三斤又多坐麤纑驗退者夫斤重纑麤其價反賤斤輕纑細其價乃高乘當長廣如式而已既已如式優防盜剪宜令兩頭織縧為識凡忱之精計使算皆此類也忱籌畫既備飾省倍多常賦之外了無他役餘米狼戾倉庾間凡上供軍需之類以及百凡脩治興作之費皆是取資初至有所更革吳人駭之既皆以安帖始忱至官時吳大饑浙江湖廣大熟忱令人為大賈多索

金入湖浙故抑直勿糴歸但對諸米賈言吳中米價高甚公等可自往諸大賈競販米入吳忱遣下令發廩貸民收其直之半米價損減諸賈盡失望度歸吏奇聊得賤糴忱仍大召諸賈具牛酒為謝至手酌之給以行貲諸賈盡醉懽去既去忱遂令官糴以實濟農之倉吳人為之歌曰來時周公向地一空今我周公鋪地四豐忱循行村落常屏騶從步入民家與童叟對語備詢疾苦為之通融處分所卧榻貂燈罰筆

簡籌度有待起法之雖亂後亦有報償一糧長有所侵匿以江風為解怳因江是日無風何得失船糧長賠服又之乃知令金焦山僧日報晴雨其僧皆有賞賚詳如此也怳嘗赴京已在道伏者齋敕取牛膠萬餘觔繪宮要促還吳怳因公第往至京言膠難卒辦而京庫所貯陳半可煎請出之待臣還沿市半入庫且可出陳易新而已已之變朝議燒通州倉遣怳在京議事曰通州去京師四十餘里耳又有數百萬糧

北可給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何至付煨燼而曰無
資國耶頃之復下急遣盔甲數百萬其盔皆條鐵忱
曰沃錫可笑時人盡服其通敏正統初淮揚災鹽
課虧忱往視忱奏予二萬石淮其田租一歲聽灶戶
以私鹽易之民得平米而官獲賊鹽其後江北大饑
巡撫都御史王竑借三萬石於忱忱許至來年麥熟
曰北須十萬耶以與焉蓋忱所積餘米不但贍江南
又可兼利江北景泰二年有言忱通官吏侵鹽以萬

計者咎忱還以李敏代之曰毋易忱法但治其弊人
忱還京言臣初至官詢吳中積逋之繇知大戶不肯
納賦而小民獨受加耗之弊爲之均匀襯貼蘆席稻
草之費悉令自納積米漸多蘆草稻草並易錢入官
以足上供軍需百凡修治興作免爲妄費亦繇 宣
宗皇帝許臣便宜行事臣之所貲者餘米也不敢侵
正賦事竟不問遂許致仕忱既去科道官劾忱縱容
豪猾作弊侵盜數多其家子弟廣田產入貲受官皆

忱奸貪所致，亦竟不問。其明年卒，戶部因言忱所積餘米無可稽驗，請綜括爲公賦。繇是徵需襍出，逋負依然。吳後大饑，民撫膺嘆曰：無復周公生我矣。景泰四年卒，謚文襄。

石潛書曰：周文襄久任江南，凡二十二載，雖循良使然，不可謂非振之力也。問之故老，曰：趙文華之餽嵩也以絨罽，周文襄之餽振也亦以絨罽。絨罽、絨罽則一，其用絨罽與借絨罽以周振也則有異矣。故飴一也，伯夷見之，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

可以沃户樞

況鍾字伯律靖安人為小吏給事禮部永樂中尚書呂震才之奏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宣德五年蘇州西安松江常州武昌杭州吉安建昌溫州九大郡闕守吏部以聞 宣宗謂從資格除補人率不稱命吏部都察院舉屬吏廉能者擢鍾蘇州知府兵部予傳以行勅曰比者守令匪人或盜肆貪刻亡饜足或闒茸庸懦坐視民病蔽不以聞民安得無愁嘆之敝哉

茲慎簡爾九人者并九大郡一方千里安危是賴其察休戚均勞逸興利除弊毋脅于勢家毋欺于奸吏爵以下貪懦不足事事者擒問除其殃民狀送治京師劉一吏而懲之法所以安千里輯一方也尚往欽哉鍾至郡郡民繫獄者千餘人有十餘年未決者鍾佯為無營者吏持牘詣者置鍾不問當否便判可而執私臆其實猾吏侮易謂太守愚判狀者請讀鍾甚鍾亦惡唯唯既暮月設屏几召贊請僚屬皆會曰太

守來蒞月矣闔不涉事不足長諸君有主上物不敢不將處請宣聽之皆曰諾鍾率僚屬拜跪聽讀至搶閭送治者皆弁帽改容禮筆鍾上堂坐召諸三老曰太守聞吳俗狡武好頌善守不能如閭雖自剖別煩文老告守善者守拜其家賓之鄉飲悉與衆殺之矣皆慎重守別有耳目諸三老叩頭退召吏曰皆前其日其事宜行君顧欲相尼其事宜止乃謂守行既吏守耶君得賄茫何矣抱木隸安在守不能又煩四

隷捽一吏擲殺之隷少擲去鍾曰狗鼠輩太守為百
姓殺賊虐耶不望空擲者是爾命卒之旹也立斃六
人夠其髮曳而肆諸衢郡中大驚乃盡數諸僚屬貪
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送京師上曰況鍾持廉故
能去貪者ゝ時詔下諸郡清補軍伍御史李立株批
勾引有司承風凡戶絕者推求其同名姓及疎屬継
産之人使傳伍不從者以暴酷法之鍾既至奏豁千
餘人復奏言蘇州濵湖之國民有田能自治即雨漲

同莫爲計旱則澤畔之農田知東序不待撲撲而北
者設治農官無所見教稼穡徒盛食耳蘇州錢穀浩
冗吏彭射適員不可端原不如改治農官爲催糧官
從之鍾理蘇一年公正勤能以威化御俗民甚便焉
會丁憂民二千餘詣御史乞奪情御史以聞上嘉之
予復任鍾上言近奉詔召民開荒官田起科視民田
無種者勘豁其租額今所屬崑山諸縣民死徙從軍
除籍者三萬三千四百餘戶所種官田可起科者二

千九百餘頃互相補截其閒秋糧可除豁者一十四萬九千五百石有奇所屬長洲諸縣舊三十六萬[illegible]户官民秋糧一百七十七萬九十石有奇民糧不能當官十之一國初令有民糧者出馬四百餘疋後遞豪梁桐城諸驛約三歲一更今三十餘年矣出馬家如故尚莫更者工部徵蘇州三梭布八百疋浙江一大行省百布耳而蘇州居七八徵歛不均比比而然詔書所謂民多愁嘆臣奉勑治府不敢不盡其愚計

乞除豁醒剛以彰陛下嗚鳩之治皆制曰可鍾意數
騰給綜理周密一郎之中出納徭役皆有簿記而綱
紀提撥甚便易省見豪右強梗摶繫無不立死者遇
貧弱輒撫之候大吏傒傒自遂而下寒畯之士如不
及接部民鄉士大夫延款靄洽有干預私事者拂衣
不顧蘇故用糧長收賦輸京師糧長謂道遠費多三
倍徵之視其羨自與鍾與都御史周忱察除之存其
二以一為轉輸費餘以代充馬草布絹諸雜藝毋重

賦氏其精算無所漏庫羸積尚可救荒致郡有處士郡亮者鍾欲薦之人匿名書亮過府門鍾笑曰負士負俗彼欲阻吾薦適輒成亮名耳立上之每朔望詣學肄謁先師而已不令秀才講經曰太守起刀筆吏也三人所明敢談文學耶嘗課士諸其優挍別曰諸公皆選自科目鍾安能知之其精敏公驚進氏下賢大體數此也正統五年九載滿考氏吶閣乞留八萬餘人陞正三品仍知蘇州府事七年卒于官民皆卷

哭刻其像祠於范文正之祠石盾書曰況鍾以吏奮身其奉法持己有古大臣之槩則世之以科第起家者瞠乎其後矣觀其奏減田賦至百三十萬不旋踵殺彝文之吏六人而聲色不動器量如此雖漢之龔黃虞耿又何加焉嗚呼自資格拘人而世無良吏久矣

張昺字仲明鄞人祖楷爲南京僉都御史平鄧茂七葉宗留賊樹功閩浙間昺以進士知鉛山縣縣有樵夫嗜鱓死隣人疑婦毒殺之送官久繫昺至坐堂上

獨見一緑袍黑幘、冉冉門外入、長揖曰、吾某鄉土地、公無疑也、寃哉吾鄉嫠婦之夫之死、於鱓、而望公雪之、凡鱓置水中首出水三寸許者、能殺人、援犬、犬斃、矣、剮試之果然、而嫠婦之寃雪、某氏甲嫁女於乙家、揭輿、暮無人焉、甲乙互訟、前令不能決、他日剮行邑有樹大蔽野、命伐而鉞之、從者曰、樹能神、不可伐也、剮不聽、戎服鼓而前、去樹百步許有三男子、服冠伏道左、若祈寛叱之不見、斧之、樹血衆懼、剮手斧之遂

蓋樹顛有一巢、墜一婦人、蹟絕良久、曷問婦狀、婦言向被狂風吹上高樓、有三少年美食之時、俯瞰城市、居屢歷〻無階得下耳、目見少年飛騰空中也、訪其家即空與嫁者、曷剖樹修解、盈地鳥田邑中淫祠毀之、殆盡有羊角巫咒人立死、老嫗之子死、訴巫投之、曷往捕巫曰死矣、其徒曰、盡避諸巫曰、張公正人也、坐待縛耳、既至、杖之百不傷、反傷杖者、曷曰、汝能咒杖者死、復咒杖者活、乃生汝矣、不聽收之、夜半飛石

烈風、屋瓦震動、禹曰、此必巫術、起衣冠、旦召之曰、汝邪我正、邪勝正耶、巫首觸地、禹厲聲叱之、忽墜珠一顆、書一帙如掌大、其珠光燭庭牖、禹焚書碎珠、立杖殺之、禹每釋奠頒胙、及邑中之鄉耆者、山中有鄭婦子、持胙歸、虎噬之、隣民代婦書牒投縣、求虎抵罪、禹曰是嘗我胙、而害我胙、與婦期五日來、遂齋告城隍、虎不至、變置壇壝矣、後五日、二虎來伏縣門外、禹叱曰何噬吾民子、二虎共爭、抑一也、即一虎噬、即一退、其

一虎起撓伏虎者垂尾而去遂殺其伏者、遠近喧傳爲神人、蜀與民約、有孀婦願嫁與守者具牒受判、庭立二木、一木書蓋、願嫁者趾之一木書節、願守者趾之、民傅四死、妻祝氏不願嫁、舅姑奪之不從乃紿授願嫁牒使往判、々出曰、張公判嫁矣、更何待期有日、祝氏來裝哭奠、潛投其家汪舅恐填土寘汪氏又不泄、自後不雨者朞月、蜀齋禱不應、一日宿城隍廟、夢婦抱牒訴寃、既覺悉紀其都里姓名、詣家鞫問、啓土得

婦、厥貌如生、蜀嘆曰、殺婦者我也、為文祭而哭之、天忽大雨、即瘞婦、表門旌祀、而罪其舅姑、以最擢南京監察御史、劾汪直王越朱永等、挑釁北邊、不報、項與給事中周紘點軍欺塌、數少不允被調守備太監琮、奏蜀刀蹬、時劉吉為內閣擬旨外調、吏部尚書王恕執奏天下之治、賞罰二端而已、賞當功、罰當罪、為治良法也、點軍不到、不罪失位及罪點操之官、罰不當矣、吉竟調蜀南京通政司知事、尋以薦陞四川僉

事轉本司副使，執法如枘，不能容世，棄官歸隱，絕跡公門者廿有九年，啜粥飲水，兒女恒飢，其幼兒仲堂請易曰：請問大人清字如何書？易書與之，兒曰：是可買肉契否？都御史王璟賑飢，行部，以百金為壽，堅卻之，固請，乃受，郡下戶飢例以發，其意將死，其表侄副使余本入問疾，猶張目謂曰：當今人才自勵者少，君能扶樹一日是一日，為國家培元氣。其死也，郡守周坤率僚佐經紀之。石匱書曰：張鉛山稜層磊落，明不

避權貴、幽不避鬼神、直情徑行、無所畏忌、蓋其時且不知有性命、進問他哉、山鬼伎倆、畢竟不能與縣官爭勝、而叱詫所及、雷霆風馳、譬猶夏日在懸、魑魅其敢晝舞哉、

楊繼宗陽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當有提牢之役洗刷桎梏時飲食櫛沐善視之因獲生全不知鄉首困涸饑死會廷議推擇守郡王翺以名薦出為嘉興府知府至則興學勸士問農賑災郡中豪奸

立見勦治民所疾苦盡為釐革有清軍孔御史者凌
御有司撻里胥所至死繼宗入告曰治貴識體公
清軍也何與里胥事御史臨行突入繼宗署中繼宗
引御史入卧室止敝衣一篋悉發篋示御史御史嘆
服去時內臣用事旁午入江南至郡要索賄賂僮輿
菱藕曆日而已內臣好言曰幸遇太守無所用此太
守有金錢好紬絹幸及我繼宗出庫金送予曰金錢
在也即市好紬絹亦具有第此庫中物幸太監付一

印券令他日可磨勘内侍大驚去繼宗入覲汪直欲一見之殊不往見頑直言於上曰天下官不要錢者惟楊繼宗一人繼宗知嘉興九年御史楊琅奏聞待旌異超遷浙江按察使每朔望會僚佐指天誓曰衣冠受賄不還故里南有錢唐北有楊子異時藩臬貰用取辦和買鎮守太監日供當萬錢繼宗悉裁革之市舶太監積不能平因宴會令諸官各自言畏與不畏繼宗倡言曰最畏者賊織寂不畏者内官鎮守太

監有兄在司禮時時言繼宗於司禮司禮於上前中傷之　上曰得非不要錢楊繼宗乎司禮遣鎮守書曰善遇之　上知其人矣一日方坐堂聽政母訃至立解印鷄斯跣哭出止驛亭下蒼頭卷衣數襆挾律書數冊而已服除陞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繼宗直氣蕪聲聞天下居常以包拯自居乃其爲人辨別黑白言論亢激其節目疏濶遠於人情時時對人言罵賊官不絕口有順天治中陳翼者來見繼宗繼宗累拒

不納及得見復不為禮於是翼奏繼宗治官失大臣體下刑部遣官勘問有旨責繼宗偏忤調除外任得雲南副使時峒猺猖獗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繼宗毅然親往諭之著其旂曰雲南副使楊繼宗入其穴衆皆羅拜曰聞公名久至此某等再生日也因詰其生亂之故奏聞區處帖然聽撫繼宗平昔官次自恃一老蒼頭朝夕飯兩盂蔬兩豆耳及按察雲南單車之官并老蒼頭亦去之弘治元年擢湖廣按察使再

陞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竟卒於任石僊書曰、人之莅官、真能一清則何念不可為君、何事不可為民、楊繼宗之奉公律己有外是乎乃其清畏人知、而名譽日起、主鑒其廉民欽其德、仇不能誣、賊不忍害、獲報如此、則清亦何負於人哉

戚顒直隷無錫人、天順初為御史、論石亨不法狀、謫知東鹿縣、邑豪右聞其來、搖手相戒曰、是劾石總兵者、不可犯也比至變搏擊為循良、吏畏民安、未幾丁

内艱去、民伺其服闋、相率詣闕、言顒得威知縣復任、
許之、顒再至、寄以德化、措刑、不復用、有爭訟者、諭以
理、娓娓叩頭不復辯、隣邑父訟訐不伺者、各自詣質平、
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利如
刀之謠、邑界直隷二府、四境民聞風向帰、郊有荒落
地、聚以成市、因呼爲清官店、後仕至左副都御史、石
晉書曰良吏去官、小民借送、世多有之、然未有三年
守制、復得并州、竹木小兒、得再迎使君於都亭也、顒

亦何慮於斯民哉及後四方來歸成都成市且置為
清官居以榮之清官之得民如此則廉吏又何不可
為也哉
劉麟南京廣洋衛籍江西安仁人弘治丙辰進士是
時外戚張氏驕橫臺諫擊之還治甚急麟與歸安陸
崑抗疏申救　敬常為之祭戚罰遂得解除刑部主
事進員外郎錄囚識內所疏雪冤滯者數百餘人轉
郎中擢守紹興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日郡聲大和遂

瓘銜麟出守不脩謁循撥郎中時瑣細盡廢爲編氓
郡人爭致牘麟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
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爲小劉祠瓘誅起知西安遭
內艱去郡服闋遷陝西參政屬關內飢南數深入朝
遣貴臣督兵將學賦軍興諸司莫敢異麟爭之曰靖
邊本以衛民重歛民先斃矣何藉衛爲使者色沮會
有赴闕陳訴者詔與參政共圖其便議遂寢麟亦嚴
數優漁括遊勇邊備竟以不乏踰年擢雲南按察使

謝病歸嘉靖初起為太僕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後引疾章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方高麟才鄭再起為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爲潔士頗避之麟咨吏部盡選才廣充曹任仍請差外帑副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 上嘉其意賜庫名曰節慎凡工部上供率閣內府所徵多請與式不受衆麟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用此銜麟會 上遣近璫於

蘇杭織造麟請罷還忤旨勒令解職年八十八卒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石匱書曰漢有劉寵明有劉麟越之府署遂着有大小劉之號越人何幸乃始終受劉氏之惠耶乃大劉之爲郡斤斤一錢示潔而小劉則能於水衡衆貨之府綜核經营而究竟一無所染庫名鄭愼傳之永久推大劉之意而宏遠出之其規模則更大矣

陶承學字子衍會稽人嘉靖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

庚戌改南京御史巡視陽倉時咸寧侯仇鸞擅寵握兵外挾胡與爲交關言者多罪斥承學疏列力詆之明年鸞敗聲日起在南臺六年甚著風裁差滿報命屬吏修舉主之禮一切屏絕不待通或志乘閒牒當受者皆令於岸上發露紛披方許入舟丙辰出知徽州府徽故善鬭爭訟牒滿篋或數十歲不結每日廷質輒慰諭之曰此處殊不易人汝更思之歸罷猶可罷不汝竟也稍纖細者輒曰此何足煩官府歸令汝

父老譏之議而未當吾爲汝治未晚也訟殺人者多不以寔每須撿驗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兄也非有沉寃叵痛而戮其腐骨即與子弟殺父兄者同律令責認狀不得寔即反坐遂法一二人後以大衰而尤敏於决斷邑民稟米就讞者朝至夕去蔵人號爲半升太守言食米半升可了官事也始至每狀期多至數千百張二年後不過數牒而已亦有放告遂無一人應者隸卒無事多訴求復業椽吏饑貧紛紛

告去三殿災部使採木江南者以徽多木商特重其額乃力爭之曰木商販木於外耳郡未嘗產木也議數上得減十之五六凡四載郡中士紳無敢私以尺牘曰事者有新進士謁見當中門馳入左右侍者咸愕然承學肅入客坐詞色無異茶畢送至堂乃揖就東階徐曰昨日汪老先生見過亦從此出汪老先生前吏部尚書鋐也入計部考成卓異第二人循資轉江西副使視兵九江行箱中唯書數卷墨數挺而已

徽民相率立祠於郡邦置田供蒸嘗不絕甫任九年會景藩出封浙江而上章冊數萬人徽奉檄當發萬人助役承學力言於監司曰山民水役本非所宜又徵發於千里之外曠日坐候殆不堪命莫若責直于徽而募人於瀕江瀕江民樂得豐直而徽可大省此便事也監司以爲然徽民賴以全活無道死者贛賊流臨吉戕副使汪一中破玉山縣江右徹擾承學治兵湖口防其突逸至黃石磯與賊帥袁三遇三劇賊

也諸將屢討不得塵舟師鼓而薄之賊夭及所坐舟
縧斷帆觧背戰愈厲竟盡殲焉捷奏賚白金文綺癸
亥陞湖廣參政踰年陞福建按察使即丁內外艱六
載服闋再補廣東遷遷河南左布政使凡納令輿輸
者出令輿受者平手交衡如民間入羨出損即時面
白以官一人監視而已受代爲從應天府尹陞大理
卿轉工部右侍郎戊寅陞南京禮部尚書禮書有吏
沈鉞于衆積貲幾萬無得其橫惡狀抉之發時有傳

給事者楚人怙江陵寵勢頃一都承學遣攝工曹傳
數受商人財爲害事及爲兆鉞閧說皆拒不聽積慼
甚而承學於江陵爲同年予慶都脃始猶以時望見
重後遷大慰辛巳京察遂囑言官真名拾遺疏中河
南道邵陛抗言陶宗伯清德素聞恐違物論江陵怒
曰汝言以九卿誰非清官耶後江陵敗撫按薦疏七
上不報承學生平薄於聲色貨利筮仕後所入俸祿
皆歸諸伯兄叕同吾兄弟所謂異頭而同身者又何

閒爲所覩嘗詰之曰人皆欲富惡貧而公獨異者何也對曰吾何以異于人但生平面皮薄手腕軟門吏在傍吾愧之不能貪耳聞者傳服後族卒予祭塟賜謚恭惠石僊書曰陶恭惠方在宦途而廠祠之間卜如響則其靈爽不在禋祀不在土偶謂非百姓之精誠爲之乎則自古帝王之以神道設教亦槩可知矣新安糧地皆此若鮮能不渫而恭惠不取一介此廠民之所以大服也然則爲吏爲神總不外於一清而

謂幽明有异乎哉

湯紹恩號萬齋蜀之冨順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出知紹興府紹恩精地利以越府治基對秦望山其形如璞欹側不正發夫役數千人築土砦石前山矗起數百丈必搖平乃已又以郡中水道通海一瀉無遺舊多以小閘障之不得其要害澇不能泄旱不得灌郡民苦之紹恩議于山江創水門北接以堤長百丈廣十丈用以捷海潮往來口利水出入經營數年石

空山鐵枯冶土平江陵菱茅篁竹葦林數十塞九決
而營建竭力開遂成洞門二十有八以應列宿立則
水則於松林勒金木水火土五字水溢至水字則開
乾至火字則閉啓閉得時百有餘年遂無以旱潦告
者凡瀕滷磽确之田悉爲腴產增田以萬計澤及百
世當時力役久繁終年不得休息有謠曰紹興當災
撞着湯某前山搖攏後海填閘去任之後民感其恩
建祠於三江閘畔凡遇閘開時外沙常於數里奔鍾

無所施刑性處倚睎思閒塑沙自去居民神之年來香火日盛紹思官至山東布政使復以治河有功齋民之尸祝猶越民也人稱為河神化身殆不誣耳石匱書曰湯太守採秦望山造山江閘其有功於越也大矣而當時勞民傷財幾起執殺之謗非常之原謂可與慮人圖始哉古諺云太守採新河思多怨亦多萬年千載後思在怨銷磨殆湯太守之謂矣

劉贄江西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考

課京師、不謁貴勢、自陳才薄、乞就教職、不允、除金華府判、多善政、遷順天府治中、景泰中、仍脩宋元史于東閣、筆削自任、見所脩不當意、輒大發聲、徹廷陛聞、聞者駭愕、相戒勿以稿示劉、擢知南雄、南雄為江廣孔道、商稅鉅萬、吏多攫取盈厭、且推其餘以待過客、劉至、分毫無所取、間以一二繕治郡學、而大庾嶺松而已、居亡何、中貴人使嶺外、至南安、先遣騎來視供帳、劉與抗禮、不假借色辭、騎馳還南安、明日從中貴

至、入驛與諸從騎、古劉羅立、左右郡僚庭恭畢、遂出、獨留太守、詰以慢己、洪呵叱、廷中轟然、南雄民自驛門外爭走入、爲太守謝過、以自異赦、遂以太守出、中貴大驚、實得民心、徐問知其平素、欲召驛前懲罰、不復往、中貴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馳驛奏公矣、中貴乃亦以驛馬與程疾馳先聞、遂實至京入見、具言臣從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飧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所部、不忍勞費、遂致觸忤天使、無所逃死、 上

論治中使、方欲出罰而罰瘐死獄中、罰居官廉潔、不取民一錢民有饋餉者罰不受民委之去罰、繼賢門外從其所之將去金華時體無完衣寒劇溫足以氈、熱焉加手其上、至不可忍則貸民氈焉以行、度數里而齊裂而識之、郵以界其民居恒喜讀書尤長于春秋中恒有得蹤童子燃火起書彭文憲稱其勝過人之採優立風俗之儀矩孟賓錄也、南雄人思祠之。稱曰鐵板劉、孫兩仕工部侍郎、石匱書曰、中貴設騎從

手刃[illegible]、傷骨太守、而有姓蘇然、排闥直入、翼太守而去、此即古人寓兵於農之意也、中貴雖千軍萬騎、其敢與太守爭鬭哉、迨至膚受進讒、取詔被逮、太守公然廷對天子亦爲之霽威、強項吏於此亦大有氣色矣、余不難太守、而難天子能容太守、君仁臣直、詎可多得乎哉、

龐尚鵬字少南々海人、嘉靖三十一年進士、授樂平知縣、召入爲御史、命覈浙直軍餉、發胡宗憲鄢懋卿

冐破之奸語侵相嵩幾中奇禍事竣復命擿奏執如
前出按河南強宗縮胸貪墨吏望風解綬丁艱歸服
闋入掌河南道理考察事科臣胡應嘉刺太宰得罪
尚鵬疏救甚力且劾及輔臣郭朴尋按浙江浙江賦
大抵皆本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而從法籍縣民分
為十年而役於坊里以長每一坊一里長率十人令
民按丁若田五年而率錢與長為吏辦公私費坊主
宴里主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廷審諸

役田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也時頗稱
便其後吏胥而民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甥仔出句
金四五兩者即當者按田按田而率有加畝滿千金
不數百不已於是賈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富者
不免詭畝逃役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館庫或捕盜諸
役其任榜中額役直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
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數得而重役貧
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穴破碎生平撲聚五百

千朝爲蓄空貧者至不有其妻子與羅雞柵豚互牽引鬬于市中相聚以哭於是每簽擄則老胥黠吏巧播弄以關斷與說者皆齒而民所極矣尚鷗知之久既至乃破除其法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顧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參合凡丁一田畝千率出于茂與秋粮歲並輸于邑吏明年百所費與所從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人給與帖一縱令胥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役富者

亦不入館庫從前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

募而且歲輸每丁不過二十分朒細易辦受竭者沐

得行胥吏與所用播弄用詔書行之名曰一條鞭浙人

大便而江以南通行之礦徒倡亂促巡撫勦平紀驗

其功次擇出幼少者千餘人西湖中大家種蓮藕取

利占攬相格閘至傷命悉柴絕之遂朝報命浙中排

門香燈淨泣攀挽尚鵬東中亦泣下也改提督京畿

學政嚴條約立學規士習丕變隆慶初條陳時政數

萬言擢大理寺丞時議興復九邊屯鹽陞右僉都御史行部次米昌疏劾內侍恩馳驛殺人御史以仁贓私狼藉并劾給事中齊陰懷遷附言官憾傷其類思有以中之不得也尚鵬巡歷諸邊足跡殆徧與總督尚書王崇古入河套搗闔巢有功執政忌之竟不得敘次其州為御史郜永春所劾下吏部尚書楊博司屬君能臣特疏保留少輔高拱不悅勒博致仕尚鵬落職萬曆初博召用尚鵬以僉都御史起撫福建軍

務至則罷商稅減寺租踰宿逋五十餘萬踰年擢左
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張居正奪情俟相諭者懼得罪
尚鵬移居正書申救居正不懌亡何坐報最以簿書
年月少誤峽給事陳三謨劾奏削籍居四年卒石匱
書曰越郡城內其地蓋有龐公祠云余少嬉於此不
識龐公為何許人今讀其傳而始知微龐公幾無浙
矣浙人自甲首錢橫行而民間自妻子以至雞豚俱
不得視為已有自一條鞭之法行而民始得以有其

身以有其妻子雖賤則觀公之思之在浙也不甚大矣乎故凡吏两浙之民歲時伏臘世世祀之有以也

吳怪臨江新淦人以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例當入內府查武官黄籍籍浩繁人恣窟宅蓋覆其中怪擿發如神諸閹側目會校人籍籍事露諸閹乃大恐㧞衣目是不敢有干改向來駕主驛傳冊車有重費遣役者數請託不得免得以陰免之為之語曰通朝廷易撼吳郎中難補興化知府念父年高不可往留妻

侍以二童自隨書即卧內見蜀客賓客見其術齊如
榫室無敢言私者興化素多訟悍聽決如流頃刻凱
遣數十輩死因坐歐殺論死自訴傷無驗疑之命燸
水毋納盌自臨濯視乃得傷且左失三肋語同歐
者右手固左傷宜肋之失也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
自殺妻誣其仇者云耕田爭水彼毆死悍訊之曰妻
死時大霖雨爭水何為竟坐殺死誣不行郡中恩少
數十人善健訟訟滋繁賊乃有蘊火燒氏屋為搏攫

者皆跡捕得之其諸法悍爽敢邁常倫每聽訊手執券口延嘲他族昔誅休暇藹覩者咸悅嘆父之訟哀少至廷無留人乃日走學宮為諸生談經義校試其文李御史行部喜扶人內股人多死杖者悍豫戒隸必毋杖內股御史怒命縛去易他隸他隸復然御史召悍詰之悍曰方春時和某戒隸令勿杖內股多死人傷風德耳御史斷避去於是興化獨無死李御史杖者嘗病畢焉而禱民請祠某山神曰聖君者許之

期三日不雨至於七日怪怒曰彼邀福而不恤災物之靈也焚其偶立雨捐俸為義塚收棄骸瘞南北兩洋水堤章漁港劍東山閘時蓄洩塞西湖港尾井門咸埭田車蕩歲連大祲穫異麥穗禾邊四川按察使俗達州共去之日民追號如失父母會與御史忤易月姚解去御史遣人追謝逃撫御史以擅離奏皆不顧既歸薄產栽具饘粥室無婢媵行無輿馬而部使問遺郡縣交際皆不受怪孝友淳至母病癰不鮮

帶着數句母年壽九十餘惺年亦五十矣家毀至噫
血少從兄邃學敬事之終身如事父邃卒號哭於丈
為卜地忘寢食至羸猶以不及視窆為恨臨終遺言
營宅償貸全妻子環泣虔之去曰毋亂我：縱生終
不能庇若等也倏然而逝、石曆書曰吳與化清如止
水不受物撼故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詎能以鼠雀相
凋哉、乃其決斷、全不用掂斟、而止用衡鈞、準的既懸
而物自不能遁情、吳郎中真不易撼也、使於此先設

蔚灘、而漁鳥自亂於下矣、還閣坐照哉、

孔鏞、字韶文、孔子五十八代孫也、高祖克信元季徙居蘇州、父友諒舉進士、爲雙流縣令、秩卒、鏞幼孤、好學、登景泰五年進士、選知都昌、分民户爲九等、以均賦役、彭蠡江有巨木、歲久給荇藻、若鱗介、每風雨波濤相擊、木蜿蜒若怪物、舟觸輒壞、行者祀酒肉乃放過、會歲大旱、鏞往視之、木也、火之、尋以弟銘、尚寧南郡主、改廣連山、連山西連昭賀猺獞出没、縣廢俸給

循吏列傳孔鏞

經鎮至求民所在招之不來諸之皆驚走既炊民舍
趣留錢償米乃皆大悅相率還鎮一一賑恤之踰年
都御史葉盛大征廣西賊鎮隨征所至招来諸將有
殺人取賊者力爭之時廣東州郡界廣西者賊無所
不殘破高州左甚盛爲鎮可知高州遂以爲試知府
高州城外四山皆壘民外死賊而內死疫鎮至召父
老問計皆曰城中多賊戚屬来投誠者心不可保切
宜閉門鎮曰高州故無賊〻皆自廣西來民千里攜

家接誠將以求生也往時閉不納卒為賊所菹醢在城中者又或疑之賊以是激怒其衆外攻內應城陷在此耳乃開門納民城內染疫者由加撫摩死塚瘞之流亡聞風來歸城隘不能容則為別城居之時賊屯高化境凡十餘處皆劇賊也而鄧公長馮暁者尤桀驁公長據茂名之茅洞暁久屯化界擒一日潛呼四卒黎明匹馬出城徑望公長峒去中道賊徒遮問鏞曰我新太守也至爾峒有所言耳導我行入箐閒

望見峴山四卒若皆瘦卒也七去其二賊徒來控鏞
馬鏞問裸裎樹間者何人房才也既至公長不知所
以倉皇與其黨偕甲出迎鏞下馬立公長廬曰我爾
父母也取生米皆來踞坐定賊盡離拜鏞曰知爾曹
故良民迫凍餒耳前官動欲兵汝我奉朝命作汝新
父母汝我子民也汝信我可送我歸府殺帛與汝不信
殺我公長意猶豫其黨感悟皆泣下恨鏞來晚鏞
曰餒矣食我公長總上酒麥飰鏞醉飽之既曰入暮

矣寢我明日曰我尚倦行吏寢此又明日曰我帰矣
從取縠帛手賊復控鏞馬送出數十騎隨之鏞顧樹
下裸秀才曰良士也釋之至城下城中吏登城見數
十賊随太守驚曰太守畏而降賊尊之來矣鏞至呼
開門語賊皆止我自入既入取縠帛縋與之賊帰告
公長皆自焚柴柵來詣得數千人而賊獨不服招鏞
整兵夜進遣蒙詰率敢死士三百人截其後自以前
軍應之賊遁執其妻子帰鏞存撫之甚厚賊亦以其

黨五百人除事聞賜賚鏤文綺陞副使賜璽書獎異

從此地賊首交撫鏞服之力也分田與耕賊吏為戎

俗有林社猺與裳浩並以謀勇為鏞部下而雄尤健

捷雄死賊中鏞撫尸慟哭親為殯瘞一軍感泣於是高

州人立祠祀鏞鏞母長平氏有泣送千里外者服

除改廣西仙槿閒鏞名舉遂遁陞按察使賊起用務

蒲來怨縱背來英屬鏞勒之賊顧愕曰此高州孔副

使耶既至平之事聞進階食二品俸尋陞布政遂陞

都御史巡撫貴州時都勻清平里苗跳梁先是當事者率兵數萬撫之秦何鏞至首詢亂固使僉事周孟中往來撫諭苗納款刑牲誓不復反而清平苗有同阿溪阿刺者刺勇而溪善為兵兩人橫行夷落中官司採捕苗必召溪問計溪則要我賄期勒之溪於近苗之弱者歲分以為產借誅其入其遠而悍者則誣為賊殺之以應我溪於鎮守內臣監軍總帥歲一賂遂益肆時時訌官與苗鏞廉得狀而詢監軍總帥皆

為溪解知不可與共國乃行視諸卒訪擇所部得指揮王通濩假之叩以時事通歷歷舉對顧獨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中事阿溪為大君不言何也通默然再叩不應吾所以假若為能辦乃公事今若此庸人耳通曰小人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言不辦公將損威小人亦則赤族矣鏞哭曰何至是通始陳顛末鏞曰溪所仗何人而能若此通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公先收此兩人若可舉耳翌日將校廷謁鏞曰吾

欲若等徼行若等皆前吾擇之見曾指曰庚戣可將
校出鏞留曾曰汝何故通賊曾大驚辯鏞曰阿溪嵗
賂上官汝何專之不服斯矣曾叩頭謝鏞曰吾欲取
溪計安出曾曰阿溪不易得也明府更委一人頗與
同往鏞曰自擧之曾曰興如總旗陳瑞鏞曰與偕来
少頃入鏞訊亦若曾瑞屢目曾曾曰明府已知矣弟
當相盡力尚俗善鬬牛瑞覓一大牛置道中使一人
守之伏壯士叢薄間入寨見溪溪曰公何以不来瑞

曰新都堂至故父不見公耶溪曰都堂何似曰無能爲也溪曰聞都堂故高州孔副使也何云無能曰與同姓名非其人也溪曰賂之瑞曰何邀賞爲姑酌之我因縱談闘牛事瑞曰適見道中旁然象也未審何如公家牛溪曰有是哉我賞之瑞曰賣牛者似非土人恐不入公家溪曰往觀之顧阿判同行瑞曰幸公家牛往闘佳恐可决也溪曰然溪卜於坐上不吉溪言疇昔之夜夢網鳥我躬也出恐不利瑞曰夢網得

魚牛屬我矣遂牽牛聯騎出至牛所觀而樂之兩牛方鬬忽報徼至瑞曰公知乎旺指揮也溪發問何繇得此侯具至我嘲之瑞曰王行徼公當往迎況故人也溪與判往瑞曰公請去佩刀彼之徼新恐怜公示不利溪判去刀見酋曰而素諳事我今我徼不用供張掃除散易視若屣壯士出擒之溪判以押不虞酋遂縛溪判以獻然猶手格傷人鏞得溪判磔之境上諸蠻皆震懾鏞學重少文歷仕遷閩三十餘年功在

南徼識而不伐未嘗自列其行事人所知其行事者具在其報牘外治粉乞致仕不允召為工部右侍郎道卒計聞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塋事石膺書曰招集流移與單騎赴敵皆古人美事然而無本領者不辨也何謂本領世惟能殺人者能活人能勦賊者能撫賊孔太守之擣粟穿穴戰無不克是其本領也是以世非虞詡不能招集流移非郭子儀不能單騎赴敵後人效顰古人而往往以是失事可不慎哉

張愷、鄞縣人、宣德三年以國子生、爲江陵令、時征交阯、大兵過江陵、日已晡、總督取火爐及架數百、開轅門立候、一縣大驚無措、愷即命木工以方漆桌、鋸去半腳、鑿其中、以鐵鍋實之立具、已又取馬槽千餘、愷取針工并各戶婦女、以棉布縫成槽、槽口綴以繩、用木撐張其四角、飼馬食適便收卷、前後足用、遂以爲法、後周文襄爲工部主事、督運河漕、大得其力、石匱書曰、士君子當國、盤錯之事紛至沓來無不束手

待斃而有才矣、倉卒應之、水盡山窮、桃源忽出、豈不
判然稱快張愷數事、咄嗟立辦、轉巨勝艱不費星力、
師其意而大用之、謂非救時之相哉、
孫過福山人舉進士授户部主事以大學士楊溥薦
知徽州府平易為治休寧縣民聚黨劫羅御史以為
賊欲捕之過乃單騎往諭相率來歸過坐府中
時時聞呻吟聲曰有冤耶廣訪得婺源有處女被僧
強民縊死之立為申治其聲損息兩以親喪去官徽

人保留復任天順元年滿九載加賜三品俸遇居嚴
十有八年休事大麥有一莖四穗者穀有一莖三穗
者小麥有一莖兩穗者祠上之鸛方伏豎子取鸛卵
鸛哀鳴於廷遇視曰有求乎令隸從所飛止鸛飛入
豎子家至其樊下豎子方烹卵隸取卵歸白遇曰吾
聞禽鳥能嫗熟還生將至巢中還之鸛抱得雛日一
引雛翔舞庭中其後去官官舍所養犬採趨隨行遇
曰吾居嚴未嘗取人一物豈復以此相累也命吏養

之廨犬不食死厥人言太守之恩及禽獸也再遷江
南左布政使為給事中蕭彥莊所劾致仕家居以壽
終其為人愷悌慈祥言出人信所至得聲而厥人世
世祠祀之石濆書曰、孫遇之為郡十有八年其流風
善政、不可勝紀、而僅言其麥岐鵲卯而太守之恩已
及禽獸及草木矣、譬猶神仙拔宅鷄犬上昇即此見
足以驗大道、不然鷄犬徧閭閻而曾見其無故昇騰
者、有幾鷄犬哉、

丁積寧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新會知縣初至官有中貴梁長責民償逋當僕妾訴民積繫長獄追焚其券事未及朞干謁杜絕權豪屏迹新會俗溺淫靡積盡毀邑中淫祠著禮式示之擇立鄉老使董民俗月朔進問於廷優禮其能者鄉老馬廣爲儕輩所推積以元朔進廣於廷再拜致謝民有賭盜大榜其門月朔令赴縣聽戒民感改悔然後去榜良家子弟游惰不作業者召黎廡下訓以小學諸書邑中民

户例出錢輸官名平均錢異時令長悉以錢貯橐從
令甲首出私錢供用日當月錢每單丁小户歲貲不
至五六千餘積爲派丁産定錢足用之外毫不妄科
甲首納錢畢即遣歸田曰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飽似
丁明瀞甲長終年不到衙胥爲民辨寃忤當道繫獄
民鄧爲計路積示之手書曰君子但求無愧於心而
已愼毋妄動貽我羞季積於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
肅然將事嘗值歲旱禁增禱雨晨夕跪伏龕甚左右

請少止積呵曰民如得雨吾羸何害至八日道空而下迨於霑足如是凡三積治新會六年竟以羸卒一縣之民吊哭相望有媼夜哭甚哀旦人問之曰閑歲當甲首丁大人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積耻俗吏自居其始至新會未及視篆先揭陳獻章於白沙師事之致獻章門人林光張詡者延之幕中有所行事必告之後行石僧書曰泰山之側之婦寡哭其舅其夫其子之死於虎而以避苛政則苛政之猛於虎

也甚矣、丁積死而老嫗之哭也、懼當月錢、懼甲首則錢其間也甲首其虎也、為民牧者、毋使戴角虎四出噬民、則人人皆積矣、積果有異術乎哉、

丁賓號政亭、浙之嘉善人、隆慶辛未進士、為句容令首進羨倉行鄉約清田賦減繇役、諮羨餘省民供本折各七千七百有奇、治七年以卓異入為御史歷南大理寺丞太常少卿鴻臚寺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凡九任、轉北京工部左侍郎、尋晋南京工

部尚書前後在留都三十年輿咻保障無不播至光祿寺故有三飯堂歲出米一千八百石以食貢民目侵牟滋弊成具文耳賓著光祿時務副諸弊覩詣唱給己為條江漕債並科贓月糧之弊除上江二邑廟坊僉從之條瀝浦口諸河以利涉廣京口外塢以通漕漫鎮江石橫勒船禁以救溺疏丹陽朱巷濫泥河洪以溉田治丹陽句容南北孔道四百里甃石蔭榆柳以便行旅其居官寔政大抵如此好行德於鄉侵

歲荒粥糜施布絮活饑民數萬人又捐田以贍學宮力行同善會歲無虛月其教：行義盡老而彌篤云

萬曆四十年南京劉天叙妖言惑衆期冬至謁陵截殺衆官擬成備號兵部尚書孫鑛內守備大監刑陰外守備朱撫寧張大其事欲據以爲功輯獲四十九人、擬磔者九人餘皆斷滑奇下法司勘問時省署司寇大理事頗知其詳意欲末減內外守備及兵部尚書、盛氣來言謀逆大務不可輕縱賓徐言曰賓不才事

既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且毋動、劉不難屈膝以謝、皆愕不能對、而軍士乘机冒詐者亡算、訴者千餘人、悉鞫其詞、致之恭贊、乃收捷喋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天叔服法、戍者立枷、滿日方浮於道、時盛雨枷大中橋一夕死數人、賓亟往視召錦衣若兵馬官曰、如此十日必盡死、朝廷開生路、而我策必殺之、其以冒戍乎、以罪戍乎、天日在上、爲此等事者、必殃及子孫、亟搭篷蓋坐以蒲團湯沐飲食之、四

十七人皆得免罰少從王龍谿先生印良知宗旨至是偕周海門焦弱侯會講王文成祠中晝夜不倦一日買小舟渡江謁孔林是時已八十八矣自稱八十八老學生跋涉三千里往返僅一月人以為奇八十九十朝廷遣官存問者三崇禎六年卒年九十有一贈太子太保予祭塟如例廕一子入監賞在留都百姓愛戴其所鑄錢皆堅厚光潤民間名其錢曰丁摻江而一時錢法為之大通葉祠於大中橋萬民香祝

之以其謚曰清惠今名丁清惠祠石曆書曰人不必親矣思不必昉承而今之至清惠祠者無貴賤老幼稱丁操江者不去口人亦何靳而不為好官哉嘗聞之故老云丁操江一以和煦待人凡業僕厮養無不呼與劇談一閒民隱輒投然為之不避權貴則去之能以剛柔並濟者周恤以後指不多屈矣

樊玉衡楚之黄岡人萬曆乙未進士授商城令初下車文業山積衡執筆不輕下商人易之一月後察知吏

事肯親出視事無巨細咨斷犂然中情商人大驚以
為神尚每徵賦遂民先集諸保伍家保伍與吏胥凡
而為奸所費半公費衡召其民與約以令知諸保伍
為小民若欲盡罷之爾能不保伍而自辦乎民懽應
曰諾已果先期辦遂盡罷諸保伍先是縣拘刷馬
兵〻奉檄至家立破致罷之令訟者自相拘民累一
日糧集公廷而訟罷矣又為息訟歌悟因歌使木鐸
徇于路監門號千里獄卒歌于獄小民以訟至縣者

稱引孝弟忍讓和睦之說輒解散去獄因夜半聞歎聲無不諷滯又簡其輕者而遣之朞年而獄幾空有成訟者多付外議息不罰一錢有不肯息者愀然不悅曰有何大事而判判不休少爲譬曲直去汝隸燕趙間有豪黠民持官府長短及民間得失每上官款庶事輒飛書訊問要求重賄所要不遂輒爲蜚語中之衛業誅其渠魁丘奇春等八人奸黨散落七何間礦內使所至驂驛各縣裒金錢雖趨謁蒲伏庭下惟

謹衛移文內使具言商邑無礦狀以止其來不得則鳴騶列仗肩輿上堂商民從觀者千餘人中使氣奪竟成賓主禮明日治酒高會中使執其手曰好手咲答曰此手特不污金錢耳中使然不應徐曰人生幾何是苦乃爾答曰我不苦弟百姓苦耳中使謝不敢已令人閘礦則導之險道攀藤捫蘿插衽而上蒿萊採者不堪勞礦覓無有又趨而之金剅銀臺而山乃為文率內臣祭山神曰敬問山靈有礦耶無礦耶逝

氏為汝亂、逺氏為汝位、臣家為汝破、何不吐符陳貢以抒明主憂、聖天子視氏如傷、如令與內臣籍口括金、以負聖天子、顧神奪其魄、頸其命、辭極酸楚、商氏感泣、已而竟無所滯、中使怏怏去、欲中傷衡、而衡先俠其所務檄內、有歸過　主上語、曰若誘訕朝廷、我不奏聞、而敢媒毒我乎、欲草疏上、中使懼而寢、衡亦毀前疏、以安其心、直指惜其苦心、恐生他變、請調崑山人咸謂商簡亢煩、當一變商政、衡曰惟煩也、故以

簡、諸凡勸農息訟、一如在商時、崑俗好訟、縣治前牙儈倚訟獄為市、起高樓酒館、衙為治一年、幾於無訟酒家徙去、是秋傷稼、準晉役駕小艇勘視墟落、與飢民相對噉菜粥、時司農急積逋、停邑長俸、崑逋至二十萬、衙曰、小民逋賦時、我甫十餘齡耳、今其人少者壯、壯者老、老者死、我素何惜數月俸、不顧萬口詛乎、止不徵、民亦輸負恐後、吳諸生好與公府事、嘗學為設門簿籍記之、衙曰、吾方求士、頗闕令過、何某為、第

置簿上曰永濟堂生、而挾私來干者皆反笑、庚子冬入覲無一錢遍長安貴人然銓部以卑異首推兵部武選主事旨不下優之莅時郡民以中使嚛其門郡縣歛相率往謝衛曰彼因擾民賴郡邑戢之彼不我謝反謝之耶吾郡往不庭謁恐反吹君事郡縣以衛不可遂皆罷謝在莅前後六年銓部復推吏部禮部皆不下以父病乞歸省上官及邑之人士競留之度不可辛鮮以印綬付學博士五鼓弛歸侍父疾衣不

解帶者數月以過勞遂患脇痛不能食竟不起、鄉士大夫私謚之曰孝介先生石潛書曰、樊閣城有强項之心、而不使强項之氣、故其治邑也不用拯救、而用銷弭、不用驅除、而用解釋、語曰、礪利劍者必以柔砥、轉強轂者必以約幅、其閣城之謂乎、而世之小有才者、遇事逞能悻悻自敗、樊令其不可及也已

單懋良南直歙縣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江西萬載令、其地土瘠而俗悍、令多以詿誤去、謁選者避不肯就、

良並待之曰是不難衛下車、嵩來擾民救法、悉與蠲除令民得盡力南畝、凡四土荒撫、悉令開墾、不能耕者給牛種、其近楚瀏陽硤硝不可種、令充黎源銅鼓兵以銷糧額又立徵收以便民、民間布帛菽粟、悉得輸官給發各役工食作納糧數、其納銀者念零入總出數必溢、令從輕免即數少弗計、期總數足額而已、民爭鼓舞輸納稅額盡完民有冤抑質廷下數語批著狀尾令散歸農大計便道歸里、惟冊籍數帙衣數

鬻、茶數罌而已、先是家屬過髙安、寘盜藪盜掠毋次知爲萬載令家屬、乃曰此廉吏也、一笑而去、以考最陞南吏部丁艱歸三年補儀部尋陞浙江提學副使督神衛文閱期不到會縉雲令以徵舊糧激變生青衿六人指使兇擲無告良息欲昭雪念興臺使若爭數不能勝遂拂衣歸亡何公論明諸青衿咸湔仍起補福建督糧道閱三衛軍士本色米額二萬八千餘石文放止二萬三千餘石每催徵道𡚁及府縣衛𡚁

役交相乾沒篤欠民間每年足放即止無顆粒滔會歲儉請積貯之法乃撈倉厫貯某縣米若干石坐放軍士某月糧某厫坐番倫賬顆粒不能隱匿每年浮羨米五十餘石又備知各軍先歲積欠民間每石不過六錢而各縣徵銀買米至九錢五分且水脚不與焉乃與各軍議照民間借庫銀先給作來年粮移文各縣免其買米解運庫以萬石爲率浮羨銀三千五百而委官買穀且以米不可久貯令解米縣分稍增

船價每米一石解穀二石至着各道篆廩給贖鍰俱
捐貲穀經理數年積穀幾十萬石後紅夷寇海上海
船不通嗷嗷無所得食當事者平糶且發賑所全活
者甚眾閩中鹽法久壞三帮不能行至歘行五帮當
事者計無所出陛懋良以觀察使官屯鹽道事念鹽
法之壞私鹽行耗蠹多耳乃請于當事立鐵式每引
五簍重一佰十觔委司李抨掣絕不得夾帶行之月
餘私鹽盡絕官引職行增額課七千兩兵餉五千兩

錢至一倍時以入貿行商人遮道語曰吾儕小民自使君清鹽法不惟保全身家抑且成就品行往時夾帶人得而持之若寇盜然今遵法守價為良賈徜徉於江湖閒皆使君之賜也晉右方伯轉左時沈恭戎以計招降海寇表進令率眾數百人於海上擒賊贖罪沈從擢山東副將當行闕人以招撫未幾主將移易恐為心腹憂良語沈曰君今喬遷君計得　所款者如不弭耳帖服君及遺罪於閩君行將掎角東江

窺奴穴何不率此輩往令得盡所長沈避席請曰徹公言某慮不及此弟兵行糧從將安出良曰閩每歲買硝磺于東省請以此值授君成行君至彼以所授者倍易硝磺何如沈曰謹如命盡率其衆以往未及半載沈果鮮硝磺至閩海氛寧謐魏銀臺常稱良于閩有再造功自邑令至藩司三舉卓異轉太常卿尋病乞歸里居年餘起南大京兆陞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往時太倉之粟足支十年後僅數月乃與兵部

計議本色與折色相間給發每年積米八十餘萬石

十時經營俱欲圖永以業會逆璫擅政遂以朴直忤

時斥歸　烈宗登極起工部左侍郎會外夷蹂躪內

地京師震驚一切戰守攻禦器具俱倚辦工部率屬

成造不解衣不交睫者閱月張司空被譴欲擢良視

篆力辭滑脫尋賜歸里卒于家石匱書曰我明錢法

之壞壞於上行下而下不行上上不自貴而下亦賤

之畢萬載之布帛菽粟皆得輸官而豈錢刀不可抵

税乎、使此法行于天下、而尚憂錢法之壅無有已、至其清鹽法於八閩、止禁上不復禁下、官鹽嚴剳没、則私鹽自無夹帶、錢法鹽法其道一也、

石匱書曰、鄭子產孫叔敖公儀休列國相也、其爲政寛猛不一、而太史公具入之循吏者、以其志在恵民、故曰、衆人母也、若夫鑄刑書、歌靴投、疇不曰政猛如火也、而耕鑿教訓、卒行其意者、則惟天下能殺人者方能活人、苟以徒事煦嫗、而一如申明亭之和事老

人則天下亦何貴於有斷吏也哉